

三

三

名醫類案卷五

新都篁南江瓊集

後學 錢塘魏之秀玉璜
仁和沈烺敷曾

仁和余集蓉重校
鮑廷博以文

癰痕

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臣意卽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合。也是脾氣也。右脈口氣至緊小。見瘕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史記

臨菑女子薄吾病甚。衆醫皆以爲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蟻瘕。蟻瘕爲病。腹大。上膚黃粗。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花一撮。卽出蟻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蟻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篤不發化。爲蟲。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其尺索刺粗。而毛美。牽髮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史記
案重見諸蟲門
博按此

隋有患者。嘗飢而吞食。則下至胸。便卽吐出。醫作噎疾。膈氣翻胃三候治之。無驗。有老醫任度視之。曰。非三疾。蓋因食蛇肉不消而致。但揣心腹上有蛇形也。病者曰。素有大風。常求蛇肉食。風稍愈。復患此疾矣。遂以芒硝大黃合而治之。微泄利則愈。乃知蛇痕也。名醫

乾德中江浙間有慎道恭。肌瘦如勞。唯好食米。覘之。則口中清水出。情似憂思。食米頓便如常。衆醫莫辨。後遇蜀僧道廣。以雞屎及白米各半合。共炒爲末。以水一盞調頓服。良久。病者吐出如米形。遂瘥。病原謂米痕是也。

徐文伯善醫術。宋明帝宮人患腰痛。率心發則氣絕。衆醫以爲肉痕。文伯視之曰。此髮痕也。以油灌之。卽吐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懸柱上。水滲盡。唯餘一髮而已。遂愈。

唐書曰。甄權弟立。言善醫。時有尼明律。年六十餘。患心腹膨脹。身體羸瘦。已經二年。立言診其脈曰。腹內有蟲。當是誤食髮爲之耳。因令服雄黃。須臾吐一蛇如小手指。唯無眼。燒之猶有髮氣。其疾乃愈。太平御覽

異苑曰。章安有人。元嘉中噉鴨肉。乃成痕病。胸滿面赤。不得飲食。醫令服琳米。須臾煩悶。吐一鴨雛。身喙

翅皆已成就。唯左腳故綴。昔所食肉遂瘥。

太平御覽

志怪曰。有人得痕病。腹晝夜切痛。臨終。敕其子曰。吾氣絕後。可剖視之。其子不忍違言。剖之。得一銅酒鎗。

容數合許。華佗聞其病而解之。便出巾櫛中藥以投。卽消成酒焉。

博按母論事涉怪誕不足徵信。世安有剖父腹以驗病之理。此案可刪。

景陳弟長子。拱年七歲。時脇間忽生腫。隱隱見皮裏。一物頗肖鼈形。微覺動轉。其掣痛不堪。德興古城

村外有老醫見之。使買鮮蝦爲羹以食。咸疑以爲瘡毒所忌之味。醫竟令食之下。腹未久痛即止。喜曰。此直鼈癰也。吾求其所好。以嘗試之爾。乃製一藥。如療脾胃者。而碾附子末二錢。投之數服而消。明年。

病復作。但如前補治。遂絕根。

類編

昔有人共奴俱患鼈痕。奴前死。遂破其腹。得白鼈。仍故活。有人乘白馬來看。白馬遂尿。隨落鼈上。卽縮頭。尋以馬尿灌之。卽化爲水。其主曰。吾將瘳矣。卽服之。遂愈。

續搜神記

昔人患癰瘍死。遺言令開腹取之。得病塊乾硬如石。文理有五色。人謂異物。竊取削成刀柄。後因以刀刃三棱柄消成水。乃知此藥可療癰瘍也。

本草

一人患蛇痕。常飢食之。卽吐。乃蛇精及液沾菜上。人誤食之。腹內成蛇。或食蛇亦有此證。用赤頭蜈蚣一條。炙爲末。分二服。酒下。

一人患鼈痕。痛有來止。或食鼈卽痛。用雞屎一升。炒黃。投酒中浸一宿。焙爲末。原浸酒調下。

一人好飲油。每飲四五升。方快意。乃誤吞髮入胃。血裏化爲蟲也。用雄黃五錢。水調服。

石藏用蜀人良醫也。名盛著。一士人嘗因承簷溜盜。手覺爲物觸入指爪中。初若絲髮然。旣數日。稍長如線。伸縮不能如常。始悟其爲龍伏藏也。乃叩治療之方於石。石曰。此方書所不載也。當以意去之。歸可。未。蛻蟬塗指。庶不深入胸膜。冀他日免震厄之患。士人如其言。後因迅雷。見火光遍身。士人懼。急以鍼穴。指果見一物自鍼穴躍出。不能災。

桓宣武有一督將。因時行病後虛熱。便能飲複。若必一斛二斗。乃飽。裁減升合。便以爲大不足。後有客造

之更進五升。乃大吐一物出如升大。有口形質縮皺狀似牛肚。客乃令置之盆中。以斛二斗複若澆之。此物喻之都盡而止。覺小脹。又增五升。便悉渾然從口中湧出。既吐此物遂瘥。或問之。此何病。答曰。此病名斛若瘕。續搜神記

齊諧記云。江夏安陸縣。隆安中有人姓郭名坦。得天行病後。遂大善食。一日消斗米。家貧不能給。行乞於市。一日大飢。不可忍。人家後門有三畦薤。因竊啗之。盡兩畦。便大悶極。臥地。須臾大吐。吐一物如龍。因出地漸小。主人持飯出食之。不復食。因撮飯著所吐物之上。卽消而成水。此病尋瘥。東坡物類相感志

永徽中。崔爽者。每食生魚三斗乃足。一日飢作鯪未成。忍飢不禁。遂吐一物如蝦蟆。自此不復能食鯪矣。

宣室志

有黃門奉使交廣回。周顧謂曰。此人腹中有蛟龍。上驚問黃門曰。卿有疾否。曰。臣馳馬大庾嶺時。大熱。困且渴。遂飲水。覺腹中堅痞如石。周以硝石及雄黃煮服之。立吐一物。長數寸。大如指鱗甲。具投之水中。俄頃長數尺。復以苦酒沃之。如故。以器覆之。明日已生一龍矣。上甚驚訝。明皇雜錄

褚澄治李道念有冷疾。元本誤痰五年。衆醫不瘥。澄爲診脈。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滯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蒜一升煮服之。始一服。吐一物如升。涎裹之動。開看是雞。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要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有十三頭。而病都瘥矣。

證治要訣云。一人病癰瘕腹脹。純用三稜莪朮以酒煨服。下一物如黑魚狀而愈。或加入香附子。用水煎。多服取效。

一人自幼好酒。片時無酒。叫呼不絕。全不進食。日漸羸瘦。或執其手縛柱上。將酒與看而不與飲。卽吐一物如猪肝入酒內。其人自此遂惡酒。

潘環。字溫叟。名醫也。虞部員外郎張咸之妻。孕五歲。南陵尉富昌齡妻。孕二歲。團練使劉彝孫妾。孕十有四月。皆未育。溫叟視之曰。疾也。凡醫妄以爲有孕爾。於是作劑飲之。虞部妻墮血塊百餘。有眉目狀。昌齡妻夢二童子色漆黑。倉卒怖悸。疾去。彝孫妾墮大蛇。猶蜿蜒不死。三婦皆無恙。夷堅志 秀按此案重見第十一卷振證門

鎮陽有士人嗜酒。日嘗數斗。至午夜飲興。一發則不可遏。一夕大醉。嘔出一物。如舌。視無痕竅。至欲飲時。眼偏其上。轟然而起。家人沃之以酒。立盡。至常日所飲之數而止。遂投之猛火。急爆裂爲十數片。士人由是惡酒。

汾州王氏得病。右脇有聲如蝦蟆。常欲手按之。不則有聲。聲相接。羣醫莫能辨。詣留陽山人趙巒診之。趙曰。此因驚氣入於臟腑。不治而成疾。故常作聲。王氏曰。因邊水行次。有大蝦蟆躍高數尺。驚作一聲。忽驚叫。便覺右脇牽痛。自後作聲。尙似蝦蟆也。久未瘥。巒乃診王氏脈。右關脈伏結積病也。故正作積病。

治用六神丹泄下青涎類蝦蟆之衣遂瘥

名醫錄

昔有患者飲食如故發則如癲面色青黃小腹脹滿狀如妊娠醫診其脈與證皆異而難明主療忽有一山叟曰聞開皇六年瀨橋有患此病蓋因三月八日邊水食芹菜得之有識者曰此蛟龍病也爲龍游於芹菜之上不幸食之而病也遂以寒食餳每劑五合服之數劑吐出一物形雖小而狀似蛟龍且有兩頭獲愈

句容縣佐史能啖鱠至數十觔恆食不飽縣令聞其善啖乃出百觔史快食至盡因覺氣悶久之吐一物狀如麻鞋底令命洗出安鱠所鱠悉成水醫莫能名之令小吏持往揚州賣之冀有識者誠之若有買者但高舉其價看至幾錢有胡求買增價至三百貫文胡輒還之初無酬酢人謂胡曰是句容縣佐史家物問此是何物胡云是銷魚之精亦能銷腹中塊病人患者以一片如指端繩繫之置病所其塊卽銷我本國太子少患此病王求愈病者賞之千金君若見賣當獲大利令竟賣半與之

廣異記

和州劉錄事者大歷中罷官居和州旁縣食兼數人尤能食鱠嘗冒鱠味未嘗果腹邑客乃網魚百餘觔會於野庭觀其下筯劉初食鱠數楪忽似小哽因殼出一骨珠子大如豆乃實於茶甌中以楪覆之食未半怪覆甌楪傾側舉視之向骨珠子已長數寸如人狀座客共觀之隨視而長頃刻長及人遂捽劉因相毆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廳之西一轉廳之左俱及後門相觸翕成一人乃劉也神已癡矣半日

方能語訪其所以皆不省之劉自是惡鮑酉陽雜俎

戴人治王宰妻病。胸膈不利用。痰藥一湧而出。雪白蟲一條長五六寸。有口鼻牙齒。走於涎中。病者忿而斷之。中有白髮一莖。按承徽中破一物。其狀如魚。卽所謂生痕也。

嘉靖中長洲鄒表妻患小腹下左生一塊。形如梅李。久之吐出。始則腐潰。若米糲之狀。中則若蜋肉之狀。以指撚開。則有長髮數條在其內。名醫竟不能治。遂至不起。夫蛇髮等瘕。往往載於方書。或偶因食物相感。假血而成理。或有之。不可指爲妄誕也。

山東民間婦人一臂有物。隱然膚中。屈伸如蛟龍狀。婦喜以臂浸盆中。一日雷電交作。自牖出臂。果一龍
擘雲而去。霏雪錄

積塊

羅謙甫治真定王用之年二十九歲。病積。臍左連脇如覆杯。腹脹如鼓。多青絡脈。喘不能臥。時值暑雨。加之自利完穀。日晡潮熱。夜有盜汗。以危急求治。羅視之。脈得浮數。按之有^無力。謂病家曰。凡治積。非有毒之劑攻之。則不可。今脈虛弱如此。豈敢以常法治之。遂投分滲益胃之劑。數服而清便自調。繼以升降陰陽。進食和氣。而腹大減。胃氣稍平。間以削之。月餘良愈。先師嘗曰。潔古有云。養正積自除。臂之滿座皆君子。縱有小人自無所容。今令真氣實。胃氣強。積自除矣。潔古之言。豈欺我哉。內經云。大積大聚。

衰其大半而止。滿實中有積氣大毒之劑。尚不可過。況虛中有積者乎。此亦治積之一端也。邪正虛實
宜精審焉。

丹溪治一婦性急多勞。斷經一月。小腹有塊。偏左如掌大。塊起卽痛盛。腹漸腫脹。夜發熱。食減。其脈冬間
得虛微短濶。左尤甚。初與白朮一劑。和白陳皮半劑。作二十貼煎服。以三聖膏貼塊上。經宿塊軟。再宿
則塊近下一寸。旬日食進。痛熱減半。又與前藥一料。加木通三兩。每貼加桃仁九箇。而愈。

一人年六十。素好酒。因暑忽足冷。過膝。上腕有塊如拳。引脇痛不可眠。食減不渴。已服生料五積散三貼。
脈沉濶數小而右甚。便赤。用大承氣湯。大黃減半而熟炒。加黃連芍藥川芎乾葛甘草作湯。以栝蔞仁
半夏黃連貝母爲丸。吞之至二十貼。足冷退。塊減半。遂止藥。半月而愈。

一婦因經水過多。每服澀藥。致氣痛。胸腹有塊十二枚。遇夜痛甚。脈濶而弱。此因澀藥致敗血不行。用蜀
葵根煎湯。再煎參朮青皮陳皮甘草梢牛膝入元明粉少許研桃仁調熱服二貼。連下塊二枚。以其病
久血耗。不敢頓下。乃去葵根元明粉服之。塊漸消而愈。

一婦形瘦色嫩。味厚。幼時以火烘溼鞋。溼氣上襲。致吐清水吞酸。服丁香熱藥。時作時止。至是心疼。有痞
塊。略吐食。脈皆微弦。重似濶。輕稍和。與左金丸二十四粒。薑湯下三十餘次。食不進。朱曰。結已開矣。且
止藥。或思飲少。與熱水。間與青六丸。脈弦漸添。困臥著牀。近四旬。與人參酒芍藥湯。引金漏木。漸思食。

苦大便祕以生芍藥陳皮桃仁人參爲丸與之蜜導便通食進半月而安。

一婦因哭子後胸痞有塊如杯食減面淡黃黯黑憊甚脈弦細虛濁日晡發寒熱知其勢危補漏兼用以補中益氣湯隨時令加減與東垣痞氣丸相間服之食前用湯食後用丸必湯多於丸也一月寒熱退食稍進仍服前藥二月後忽夜大寒熱至天明始退其塊如失至晚手足下半節皆腫遂停藥數日忽夜手足腫如失天明塊復有而小一暉以二陳湯加白朮桔梗枳實服半月而安次年生子。

一婦年四十餘面白形瘦性急因忤意乳房下帖肋骨間結一塊漸長掩心微痛膈悶食減口苦脈微短濁知其經亦不行思其舉動如常尚有胃氣以琥珀膏貼塊以參朮芎歸佐以氣藥二百餘貼并吞潤下丸脈濁減漸充經行紫色用前湯丸加醋炒三稜佐以抑青丸塊消一大半食進朱令其止藥待來春木旺區處次夏塊復作大於舊脈平和略弦自言食飽後則塊微痛悶食行却自平知其因事激也以前補藥加炒芩佐以木通生薑去三稜吞潤下丸外貼琥珀膏半月經行而塊散此是肺金爲火所燼木邪勝土土不能運清濁相干舊塊輪郭尚在因氣血未盡復觸氣稍留舊塊復起也補其正氣使肺不受邪木氣平而土氣正濁氣行而塊散矣。

一婢色紫稍肥性沉多憂年四十經不行三月矣小腹當中有一氣塊初如棗漸如盞脈濁重取却有按之痛甚捫之高半寸與千金硝石丸四五次忽乳頭黑且汁恐孕也朱曰濁脈無孕又與三五貼脈稍

虛豁知藥竣矣。令止前藥與四物湯倍加白朮佐以陳皮三十貼俟脈完再與硝石丸數次塊消一暈止藥又半月經行痛甚下黑血半升內有如椒核者數十粒已消一半累求藥不與待其自消大積大秀按卽聚裹其大半而止之義至經行三次每下小黑塊乃盡消凡攻擊之藥有病卽病受之邪輕則胃受傷矣夫胃氣清純中和者也惟與五穀肉菜果相宜藥石皆偏勝之氣雖參耆性亦偏況攻擊者乎此婦胃氣弱血亦少若待塊盡而却藥則胃氣之存者幾希矣。

一人作勞飲酒醉臥膈痛飢而過飽遂成左脇痛一塊如掌按之甚痛倦怠不食脈細濶沉弱不數此陰滯於陽也以韭汁桃仁七枚服三次塊如失痛在小腹塊如雞卵以童便研桃仁十餘粒又以韭餅置痛處熨之半日前後大便通而安。

一人茶癖用石膏黃芩升麻爲末砂糖水調服愈。

一人愛飲茶用白朮石膏片芩芍藥薄荷膽星爲末砂糖調膏津液化下。

一人年近三十舊因飽食牛肉豆腐患嘔吐卽次飲食不節左脇下生塊漸大如掌痛發則見痛止則伏其人性急脈弦數塊上不可按按之愈痛時吐酸苦水或作胃氣治朱曰非也此足太陰有食積與溼痰遂投燒荔枝核二枚炒山梔五枚去皮炒枳核十五枚去殼山楂九枚炒茱萸九枚人參一錢細研取急流水一盞煎沸入生薑汁令辣食前通酒熱服與六貼吐二貼服四貼與此藥且止其痛却與消

塊藥用半夏末六錢皂角六個黃連半兩炒石釀二錢另研右以皂角水煮取汁拌半夏末曬乾同爲未以糖蜜膏爲丸。胡椒大每服百丸薑湯下數日愈。

一人正月發痧因此有塊在臍邊或舉發起則痛伏則不痛。有時自隱痛。自灸臍中脈甚弦。右手伏重按則略數。此蘊熱因春欲汗解而氣弱不能自發爲汗復鬱又因食不節熱挾食所以成塊宜以保和丸二十溫中丸二十抑青丸二十白朮木通三稜湯下之。

一婦死血食積痰飲成塊在脇動作雷鳴嘈雜眩暈身熱時作時止以台芎山梔炒三稜莪朮並醋煮桃仁去皮尖青皮麥皮麵各五錢黃連一兩半用吳萸炒半用益智炒去黃益山楂香附各一兩蘿蔔子一兩半炒餅丸服。

一婦血塊如盤有孕難服峻藥以香附四兩醋煮桃仁一兩去皮尖海石二兩醋煮治氣血海石二兩軟堅白朮一兩補神神麴糊丸消

劉仲安治真定總兵董公之孫年二十餘病癥積左脇下硬如覆手肚大青筋發熱肌熱欬嗽自汗日晡尤甚牙疳臭惡宣露出血四肢困倦飲食減少病甚危劉先以沉香二錢海金砂輕粉各一錢牽牛末一兩爲末研獨頭蒜如泥丸如桐子大名曰沉香海金砂丸每服五十九煎燈草湯送下下穢物兩三行次日以陳皮蘿蔔子炒各半兩木香胡椒草豆蔻去皮青皮各三錢蝎梢去毒二錢半爲末糊丸梧

子大每服米飲下三十九。名曰塌氣丸。服之十日復以沉香海金砂丸再利之。又令服塌氣丸。如此互換服至月餘。其癬減半。百日良愈。

御醫盛啟東永樂中東宮妃張氏十月經不通。衆醫以爲胎而脹。一日上謂曰。東妃有病。往視之。東宮以上命醫也。導之惟謹。既診出復命。使具病狀。晚若何。早若何。一如見妃聞之曰。朝廷有此名醫。不早令視我。何也。出而疏方。皆破血之劑。東宮視之大怒。曰。好御醫。早晚當誕皇孫。乃爲此方。何也。遂不用。數日病益劇。乃復診之。曰。再後三日。臣不敢藥矣。仍疏前方。乃鎖之禁中。家人惶怖。或曰死矣。或曰將籍沒家矣。既三日。紅棍前呼。賞賜甚盛。蓋妃服藥下血數斗。疾遂平。既而上亦賜之。曰。非謝醫。乃壓驚也。

文恪公
筆記

屯田郎中張誼妻。年四十餘。而天癸不至。潘溫叟察其脈。曰。明年血潰乃死。既而果然。能改齋漫錄 穎水門按此條重見經水

一兵官食粉多成積。師以積氣丸。杏仁相半細研爲丸。五丸熟水下。數服愈。今廚家索粉與掉粉。不得近杏仁。近之則爛可徵也。

虛損

羅謙甫治建康道。按察副使奧屯周卿子。年二十有三。至元戊寅春間。病發熱。肌肉消瘦。四肢困倦。嗜臥。

盜汗大便溏多腸鳴不思飲食舌不知味懶言時來時去約半載餘羅診脈浮數按而無力正應浮脈歌云臟中積冷榮中熱欲得生津要補虛先灸中脘乃胃之紀也使引清氣上行肥腠理又灸氣海乃生發元氣滋榮百脈長養飢肉又灸三里乃胃之合穴亦助胃氣撤上熱使下於陰分以甘寒之劑漏熱火佐以甘溫養其中氣又食粳米羊肉之類固其胃氣戒以慎言語節飲食懲忿窒慾病氣日減數月氣得平復逮二年肥甚倍常或曰世醫治虛勞病多用苦寒之劑君用甘寒之劑羊肉助發熱人皆忌之今食之而效何也羅曰內經云火位之主其漏以甘藏氣法時論云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以甘漏之漏熱補氣非甘寒不可若以苦寒漏其土使脾土愈虛火邪愈甚又云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勞者溫之損者益之補可去弱人參羊肉之類是已先師亦曰人參能補氣虛羊肉能補血虛之病食羊肉胡以疑爲或者曰潔古之學有自來矣

丹溪治一人體長露筋骨體虛而勞頭痛楚自意不療脈弦大兼數尋以人參白朮爲君川芎陳皮爲佐服至五月餘未瘳以藥力未至耳自欲加黃耆朱弗許翌日頭痛頓愈但脈微盛又脹滿不飢而腹脹審知其背加黃耆也遂以二陳加厚朴枳殼黃連以漏其衛三貼乃安是瘦人虛勞多氣實也磅按證當補然瘦人氣實純用氣藥卽不著亦必脹滿參朮繼以枳朴先補後漏理亦無礙第先生素重養陰此案何以獨否

一老人頭目昏眩而重手足無力吐痰相續脈左散大而緩右緩大不及左重按皆無力飲食略減而微

渴大便四日始一行。醫投風藥。朱曰。若是至春必死。此大虛證。宜大補之。以參耆歸芍白朮陳皮濃煎。下連柏丸三十粒。服一年後。精力如丁年。連柏丸。薑汁炒。薑糊爲丸。冬加乾薑少許。

一人肥大蒼厚。因厚味致消渴。以投寒涼藥。愈後。以黃雌雞滋補食至千數。患膈滿嘔吐。醫投丁沉附子之劑。百貼而愈。值大熱中惡風。怕地氣。乃堆糠鋪簾蔽風而處。動止呼吸言語皆不能。脈四至浮太而虛。此內有溼痰。以多飲燥熱藥。故成氣散血耗。當夏令法當死。賴色蒼厚。胃氣攸在。以參朮耆熬膏煎淡五味子湯。以竹瀝調服。三月諸證悉除。令其絕肉味。月餘平復。因多啖雞卵。患胸腹脹脹。自用一陳湯加香附子白豆蔻。其滿頓除。乃令絕肉味。勿藥自安。

虞恒德治一人。年五十餘體略瘦。十年前得內傷挾外感證。一醫用發表疏利之劑。十日餘熱退而虛未復。胸中痞滿。氣促眩暈。召虞治。以補中益氣湯。間與東垣消痞丸。陳皮枳實白朮丸等藥。調理而安。但病根未盡除而住藥。故眩暈或時舉。不甚重。至次年。因跋涉勞苦。又兼色慾之過。眩暈大作。歷數醫。皆與防風荆芥半夏蒼朮去風散溼消痰之劑。病彌篤。一日厥十數次。片時復甦。凡轉側卽厥。不知人事。舉家惶惑。召虞治。診其六脈皆浮洪而濡。虞曰。此氣血大虛之證。幸脈不數。而身無大熱不死。但恐病愈後。尚有數年不能下榻。病者曰。苟得寓世。臥所甘心。投大補氣血藥。倍人參黃耆。或加附子引經合大劑。一日三貼。又煎人參膏及作紫河車丸。補陰丸之類。間服調理。二月服煎藥二百餘帖。丸藥

三五料用人參五六劑其厥不見飲食如故但未能下榻耳。次年聞王布政汝言往京師道經蘭溪以舟載候就診。王公曰此證陰虛風痰上壅因誤多服參者故病久不愈。建方以天麻菊花荆芥川芎等清上之藥。瑤按方仍大錯亦未收效。止藥後越五六年方起而步履如初不思昔日病劇而藉參者等藥之功。

遂以王公之語咎虞爲誤矣。瑤按不峻養營未嘗非誤

東陽治一人發大汗戰慄。鼓掉片時許發躁熱身如火焚。又片時許出大汗如雨身若冰冷就發寒戰如前寒後又熱。熱後復汗三病繼作晝夜不息。庠生盧明夫與作瘧證治不效召虞診右手陽脈數而浮洪無力。陰脈略沉小而虛。左三部比右差小亦浮軟。虞曰此陽虛證也用補中益氣湯倍參者減升柴一半加尿浸生附子一錢半炒黃柏三分乾薑薄桂各五分大棗一枚同煎服一服病減三之一二服減半四服寒熱止而身尚有微汗減去桂附乾薑一半服二貼全愈。

薛己治州守王用之先因肚腹脹飲食少思服二陳枳實之類小便不利大便不實欬嗽腹脹用淡滲破氣之劑手足俱冷此足三陰虛寒之證也用金匱腎氣丸不月而康。

一富商飲食起居失宜大便乾結常服潤腸等丸後胸腹不利飲食不甘口乾體倦發熱吐痰服二陳黃連之類前證益甚小便滴瀝大便泄濁腹脹少食服五苓瞿麥之類小便不通體腫喘嗽用金匱腎氣丸補中益氣湯而愈。

一男素不善調攝。唾痰口乾。飲食不美。服化痰行氣之劑。胸滿腹脹。痰涎愈甚。服導痰理脾之劑。肚腹膨脹。二便不利。服分氣利水之劑。腹大脇痛。不能睡臥。服破血消導之劑。兩足皆腫。脈浮大不及於寸。口朝用金匱加減腎氣丸。夕用補中益氣湯。煎送前丸。月餘諸證漸退。飲食漸進。再用八味丸補中湯。月餘自能轉側。又兩月而能步履。却服大補湯。還少丹。又半載而康。後稍失調理。其腹仍脹。服前藥即愈。

琇按閱此及前案世之庸醫一何夥耶。一逆再逆。甚至三四其去死也幾希矣。求治者可不慎歟。

一婦患痰熱。治者多以寒涼。偶得小愈。三四年屢進屢退。於是元氣消爍。庚子夏。遍身浮腫。手足麻冷。日夜欬嗽。煩躁引飲。小水不利。大肉盡去。勢將危殆。薛診脈洪大無倫。按之如無。此虛熱無火。法當壯火之源。以生脾土。與金匱腎氣丸料服之。頓覺小水潰決如泉。俾日服前丸。及大補湯而愈。三四年間無恙。一日因悲哀動中。前證復作。體如焚燎。口內盡腐。胸腹脹滿。食不下咽者四日。投以八味二服。神思清爽。服金匱腎氣丸料。加參耆歸尤。未竟而胸次漸舒。陡然思食。不三日而病去五六矣。嗣後日用前二丸間服。踰月而起。至秋深。復患病。又服金匱腎氣丸。加參耆歸尤。黃連吳萸木香。痢遂止。但覺後重。又用補中益氣。加木香黃連吳萸五味。數劑而全愈。

汪石山治一人。年踰七十。忽病瞀昧。但其目系漸急。卽合眼昏懵。如瞌睡者。頭面有所觸。皆不避。少頃而甦。問之曰。不知也。一日或發二三次。醫作風治。病轉劇。汪診其脈。結止。甦則脈如常。但浮虛耳。曰。此虛